

河 北 戏 剧 丛 书



(京 剧)

六 号 门

天 津 市 京 剧 团 改 编

河北戏剧丛书



六号门

天津市京剧团 改编

(京剧)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六 号 門

天津市京剧团改編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8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3 1/2 插页 3 字数 55,000

1965年3月第1版 196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16,500

編輯例言

一、本丛书定名为《河北戏剧丛书》。

二、为了进一步繁荣戏剧创作，提高创作水平，推广优秀剧目，使社会主义的戏剧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，根据“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”的方针，编辑本丛书。

三、本丛书收编河北省作者创作或改编，具有较高思想性和艺术性，并经过演出为广大观众喜爱的优秀剧本，其中以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剧为主。

四、本丛书只收编已在河北省流行的剧种的剧本。为了便于使用，原则上每集只收一个剧种的剧本；一般情况下，大型剧本一集一个，小型剧本一集数个；在可能情况下，并酌量附载必要的有关参考材料。

五、欢迎上演单位与广大读者对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进行批评指导。

人 物

胡 父 天津东货场六号門搬运工人。六十二岁。

胡 大 搬运工人。三十岁。

胡 二 搬运工人。二十八岁。

胡二妻 二十六岁。

丁占元 搬运工人。党的地下工作者。三十三岁。

李俊华 (小六子)搬运工人。二十四岁。

老 黑 搬运工人。四十二岁。

老 四 搬运工人。二十二岁。

孙有才 孙記飯鋪的掌柜，党的地下联络员。五十二岁。

搬运工人若干人。

妇女(工人家属)甲、乙。

执法队员甲、乙。

馬八輩 封建脚行把头。七十岁。

馬 妻 馬八輩妻。五十岁。

馬金龙 馬八輩之子，双叉成脚行把头。三十七岁。

凤 霞 馬金龙妻。二十四岁。

宋錦华 国民党市党部委员、伪社会局秘书。四十五岁。

赵局长 伪警察分局局长。四十六岁。

李 五 双叉成脚行小把头，馬金龙的亲信。四十二岁。

麻 三 双叉成脚行打手，馬金龙的亲信。三十八岁。

特务甲、乙、丙。

打手数人。

伪警官一人。

伪警察二人。

目 录

六 号 門.....	(1)
------------	-----

〔附 录〕

让搬运工人登上京剧舞台

——談京剧《六号門》改編和排演过程

中的几个問題	謝国祥(70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京剧《六号門》导演札記.....	方 沉(81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〔唱腔选曲〕

夯歌.....	(92)
---------	------

卖子.....	(93)
---------	------

劝妻.....	(104)
---------	-------

送別.....	(105)
---------	-------

第 一 場

时 間 一九四八年一月。

地 点 天津六号門貨場內。

布 景 正面是貨場半殘的牆垣，中間有两个牆垛隔开的門洞。
天空阴云密布，远处可看到些聳立着的樓房。

〔开幕曲停止。众工人內唱“旁歌”：

“腊月寒風吹，
刺骨冷似錐，
穷人吃尽苦，
把头肚腸肥。”

〔幕启：李俊华和老瓢在裝車，胡大往車上扛貨。一陣头暈目眩
支撐不住，胡父急忙扶住。

胡 父 老大！

（唱“西皮散板”）：

寒風刺骨天气冷，
貨重腹空怎能成，
吃口干粮再搬運……

胡 大 爹！我不餓呀！

李俊华 大哥！不吃东西怎么成？

胡 大 兄弟！脚行今天不定开钱不开钱，我要是都吃了，
家里可怎么办哪？

李俊华 这年头真叫人喘不过气来，物价一天比一天上涨，
脚行又不当天开钱，等咱们把钱拿下来，再想买
什么也买不来啦！

老 黑 这是什么年头儿哇！

胡 父 （唱“西皮搖板”）

这年月吃亏的只有咱穷人！

老二他为一家疲于奔命；

你为家苦自己疾病缠身，

吃上顿无下顿怎能养病。

也是我命不好连累你们！

胡 大 （接唱）怨只怨我弟兄无有本顿！

〔“扫头”。李五上。〕

李 五 （踢掉胡父手中干粮）吃你妈的旦！

胡 父 （拾起干粮）五爷！您怎么能……

李 五 不干活，干什么哪？

李俊华 干什么哪？看吧，天都什么时候啦！大家伙从早
晨干到现在，这么连轴儿转，谁也受不了！

李 五 受不了？哼！

（数板）这货全是军用品，

美国人援助咱国军，

火车等着往东北运，

上头紧催不准误时辰！

你敢成心跟我泡，
警备司令部可开着門！

〔胡大、李俊华、老黑怒視李五。〕

胡 父 五爷！今儿个胡大有点不舒服，他实在拉不了啦，
您叫他少拉一趟吧！

李 五 什么，少拉一趟？这是軍用物資，誤了車按軍法
从事！

众 人 我們还没吃飯呢！

李 五 你們都不要脑袋啦？

众 人 他本来是不舒服嘛！

胡 大 （无可奈何地）爹，走！

〔胡大、胡父下。〕

李 五 你們还不干活去！

〔李俊华、老黑推車下。〕

李 五 （点上一支香烟）跟这帮穷小子就得动横的！（向内看了看）
你們磨蹭什么，快点拉！（边說边下）

〔暗轉，換远景。〕

〔胡父拉小車，胡大駕轎（自此以下拉車均为虚拟动作），“慢长
鏗”上。〕

胡 父 （唱“西皮原板”）

拉起貨頂風行兩腿打顫，
父子們拚命干流盡血汗少吃無穿！
一路上汗淋漓滴滴点点，
点点滴滴流到哪年！

要上坡啦！

胡 大 (接唱)咬牙运起全身力！(拉车上坡)

爹，推！

(拉车走半个圆场。)

胡 父 老大，要下坡啦，你可坐住了腰啊！

胡 大 爹，您放心吧！

(唱“西皮散板”)

精疲力尽汗流干，
吸冷风呼热气吁吁带喘！

(拉车下坡。)

胡 父 老大，留神，坐住了腰！

(车顺坡急速滑下，胡大被车轧死。)

胡 父 老大！老大！(昏倒)

(工人、老四上，见状大惊。)

老 四 来人哪！来人哪！

(李俊华、老黑急上。)

李俊华 (唱“西皮散板”)

见胡大鲜血淋惨不忍观！

老 黑 (接唱)你去找胡二哥，我把大伯呼唤。

(工人、老四下。)

李俊华
老 黑 胡大伯！胡大伯！

(胡父苏醒。)

胡 父 (唱“西皮散板”)

好一似万把刀把我的心刺！

哭一声，胡大儿——

李俊华 (向内连连招手) 二哥，二哥！

胡 二 (内接唱)

心慌意乱。

〔胡二急上，众工人随上。〕

胡 二 大哥！

(接唱) 见大哥车下死倒卧街前，

适才间在一处同把活干，

谁想你遭横祸死得可怜！

大哥呀！

〔李五暗上。〕

李 五 又干什么哪？

李俊华 又干什么哪！瞧吧，胡大让车轧死啦，这儿出了人命啦！

李 五 出了人命啦？我的车哪？(看车) 还好，车没坏！老黑，找人……

胡 二 五爷，咱们都是老东老伙的啦，您看，我哥哥叫车给轧死啦，五爷您……瞧怎么办吧！

李 五 这还不好办，死了抬，抬了埋，大伙伸把手儿，把他埋了不就完了吗？

胡 二 五爷，话可不能这么說呀！我们穷哥儿们从早晨干到晚上，就这么连轴儿转，我哥哥带着病您还逼着他干，如今让车轧死啦，您这么一推六二五的，可說不下去呀！

李 五 嘴，照你这么說，你还要說我是怎么着！

胡 二 五爷，您这是怎么說！（凑近李五）

李 五 （凑近胡二）什么怎么說！

胡 父 老二，不許說！（站在胡二与李五中間）五爷，您瞧，这让我怎么办哪？

老 黑 李五爷，哪儿不是行好啊，胡大是脚行的老伙友啦，您求求馬大爷給胡大湊口棺材吧！

李 五 （一直在想什么，忽然眼睛一轉計上心来）好，行，行，既然大伙都这么义气，人心都是肉长的嘛！老胡，你跟我到各家去一趟，求俩錢，差多差少再去找找馬大爷，管保你过得去。走，跟我走！老黑……

胡 二 爹，咱們人穷志不穷，人就这么白死了嗎？

众 人 是呀，人就白死了嗎？

胡 父 （怕事地）老二呀！

李 五 老胡，今几个这碼事，我可是冲着你，换一个人儿我还真不管。老黑，找人把这車貨給人家送去。

（对胡父）走吧，磨蹭什么？

（李五、胡父下。）

李俊华 那些脚行头子无恶不作，他們活的倒挺长远！胡大这么个老好人，說完就完了！

胡 二 大哥，你，你，你就这么死了嗎？……

李俊华 二哥，別着急，先給大哥料理后事，有什么話等丁大哥回来再說。

众 人 对，有什么話等丁大哥回来再說。

(閉二幕。李五、胡父上。)

李 五 老胡啊，別难过啦，人已經埋了，入土为安哪！

胡 父 李五爷的好心，我是永远也忘不了哇！

李 五 那倒没什么，拿着这个。(遞折子)来，在这上边按个手印儿！

胡 父 还按什么手印儿呀？

李 五 不是呀，各家的錢都是我給斂的，馬大爷那儿的錢也經我的手，你按个手印儿，我回去也好有个交代，不是嗎？

胡 父 ……

李 五 (強拉胡父按上手印)得，老胡，我念給你听听。

(念)为把胡大埋殮，
咱到各家求錢，
共湊一百零五万，
是你亲眼得見。

胡 父 是，是。

李 五 (接念)要买匣子一口，
錢还差得很远；
大爷答应給垫办，
借你九十八万！

胡 父 啊？借給我的？五爷，馬大爷說是舍給胡大买棺材的呀！

李 五 老帮子，別做梦啦！(推胡父)这是你的借字儿，上头有你的手印儿，共欠馬大爷九十八万，月息三

分，每天由工錢里扣。回去告訴你兒子，叫他多干活兒快還帳。要是還不上的話，這利打利，利滾利，吃不了叫你兜着走！

胡 父 五爺，那可不行啊，五爺！

李 五 去你媽的！（推倒胡父）

（李五下。胡父站起來追了几步，又看到手里拿的折子，又傷又恨，吐血。

（唱“西皮散板”）

一禍未息又一禍，
滿腹冤屈話難說，
拚死命尙換錢，
欠下重債更难活，
利打利利滾利這日子怎麼過！（吐血）
閻王債終身難逃脫。

〔幕落。

第 二 場

時 間 半月以後。

地 點 六號門前。

布 景 六號門圍牆，牆垛子上橫挂着“Nº6”和豎挂着“東貨場”的牌子。舞台左側是孫記飯鋪的飯攤。

〔幕啟：李俊華、老黑、老四及工人甲、乙、丙圍坐在飯桌前，孫有才擦飯桌。

〔胡二上。

胡 二 这太欺负人啦！

李俊华 怎么回事？

胡 二 （唱“西皮搖板”）

剛才找他把帳算，
求他早些開工錢，
耐心講理反說我搗亂，
定要我付利息不准拖延！

李俊华 工錢不開，利錢得拿，這還講理呀！

老 黑 咳！你別忘了胡大伯給他們立了字據啦！

李俊华 立了字據又怎麼着！要不是胡大伯受了李五那小子的騙，胡二哥能欠下這麼多的債嗎？二哥！叫我說呀，就是不還他！

老 黑 不還？咱們惹得起他們嗎？

李俊华 怎麼惹不起？

老 黑 他們有龍簽龍票①、許可執照，法院、警察局又給他們撐腰，咱們怎麼惹得起他們！

李俊华 咳，你拉倒吧！他那些貨咱要是不給他扛，不給他拉，看他怎麼辦？瞧着吧，把我脾氣惹起來，我什麼都干得出來！

老 黑 咳，小六子！你可別瞎鬧，他要把咱們辭了，那不是更不好辦了嗎？

李俊华 辭了？此處不留爺，自有留爺處；處處不留爺，

① 龍簽龍票：清封建皇帝發給封建把头開股腳行的憑証。

爷去投八路！哎，我听丁大哥跟我說，东北的八路軍打得可好啦，連国民党的报纸都說：“共軍来势凶猛，国軍轉移陣地”啦！

工人甲 什么叫轉移陣地？

老 四 轉移陣地你都不知道，就是守不住了，跑啦！

胡 二 打！打到这儿就好啦！

众 人 对！

〔胡二捂捂肚子，叹了口气。〕

李俊华 二哥您別着急，我給您想办法去！

老 黑 小六子！你可別瞎鬧，要是讓他們把你抓住了，还不把你給打死啊！（拉住李俊华）

李俊华 打死啊，打死也比餓死强啊！（掙脫老黑的手奔向六号門內，下）

众 人 小六子！小六子！

老 四 照这样下去，咱們可怎么活呀！

老 黑 別說啦，咱們吃飯吧！孙掌柜！飯得了嗎？

孙有才 得啦，趁热吃吧！

〔众圍桌坐下，胡二欲走。〕

老 黑 二兄弟！你干嗎去？

胡 二 我回家看看！

老 黑 回家有什么用啊！

孙有才 胡二！回家有什么用啊，来，我給你做了碗杂面，你先吃吧！

胡 二 孙大伯！怎么您又給我下杂面，我該您的不少啦！